

一、美国精神

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度，至今也不过 200 余年的历史进程。在这似乎微不足道的 200 年里，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来自各大洲、各民族的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在北美洲这块土地上共同建设了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度。

这个国度有着各式各样的弊病，然而我们知道，通常这种批判首先出自美国人之口；这个国度有着种种不合时宜的对外举措，甚至于发动对外战争，然而我们看到，美国民众强烈的正义感曾经有效地阻止这种行为，并且化作某种深刻的文化反思力量，尽管这种正义感有时也超越出它应该发挥作用的范围；美国有着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和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开发力量，今天我们正在使用的许多有用的东西都是出自美国人之手。美国资本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资

本家 但是 为了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在许多时候 正是美国司法部把大公司告上了法庭。十几年以前，还有不少人认为，好莱坞是制造精神垃圾的资产阶级的糜烂场所，但在今天，好莱坞在世界大众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现代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用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来分析显然会导致“入宝山空手而回”的尴尬结果对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批判也不能代替对美国文化的全面认识。因此本章首先对美国文化的基本渊源作一个简单的描述，以求对了解美国文化有一个背景上的把握。

新大陆之梦

美利坚民族]

今天的美国汉学家们提到中国哲学时常常赞叹中国明代的著名哲学家王阳明。事实上，1492 年 当王阳明 20 岁时 由西班牙国王赞助的水手哥伦布终于到了北美洲的圣萨尔瓦多岛。此时的北美洲还是一片印第安人骑马驰骋的辽阔疆土。

哥伦布身兼北美洲的发现者与殖民者的双重身分，早期的欧洲探险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看来必须面对后人爱恨交加的评价。不管如何，在大洋彼岸还有一块净土的事实一方面使得人们打破了天圆地方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也给大约 200

年后的后来者们指明了一条逃难的道路。

1620 年，一批在英国饱受迫害的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海船来到北美洲，并且建立了茅利普斯殖民根据地。“五月花”号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在于这艘船上的幸存者在北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制定的“五月花”号公约使得他们在殖民地组织方面各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理想。“五月花”号公约上赫然写着：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将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份公约包含了凝重的宗教情感，与此同时让人感到了开拓者天赋使命的雄心壮志，从而成为今天美国的重要精神遗产，为我们理解美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

美洲早期移民大多数来自英国，也包括部分西班牙以及法国移民，他们各自开辟了自己的殖民地。各殖民地之间并不能像“五月花”号上的 42 名移民那样和睦相处，并且共同制定代表某种时代精神的公约。由于地界不清和种种其他矛盾，战争时有发生。在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这几个著名的老牌殖民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英国人独特的眼光和政治谋略技高一筹，到 18 世纪中叶，英国成为北美洲的霸主。事实上，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视北美洲的殖民地，它投入了最多的兵力和物力，因而，成功是可以想象的。成功的果

实就是在北美洲的殖民地越来越大 最终 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北美洲东部 英国人拥有了 13块殖民地。

亚当·斯密曾评价北美殖民地是英国为它那些不能安分守己的臣民们买下的一大片土地。这块土地为英国发挥了连英国人当时也没有想到的价值。当年由于要把大批人推向这块殖民地 英国国内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北美洲开拓的神话。谁也没有想到, 这些言不由衷的话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很快成为现实。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 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宗主国英国的水平, 从而成为欧洲殖民地的样板。到了 1720年 北美洲 13个殖民地的人均国民产值达到了 8260 美元, 殖民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世外桃源。

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 北美洲 13 个州之间的经济来往虽然十分密切 但是 他们在政治上的来往非常的少。各殖民地之间相互独立 在政治上互不干涉 文化上似乎也谈不上什么交流。但是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潜在层面的文化交流。例如, 殖民地人民之间的交往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 因而对于他人的评价也就自然而然地偏向于经济。在后来发展为奴隶制的南部社会, 人们盛传着新英格兰人的狡诈与道德品质的败坏; 与此同时, 北方商人大声斥责着北方奴隶主的伪善面貌。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种潜在的文化交流的作用十分值得注意。

各殖民地之间形成统一的民族的条件应该讲是比较优厚的。最明显的一点是语言。北美洲 13个殖民地讲的都是英语 他们之所以来到北美洲 本来目的并不相同 但是 寻求更为美好的生活的出发点却是共同的。当然, 倘若仅仅是这些原因 那么 在北美应该形成另一个英国 可是情况却并非如

此，这就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作为一块全新的殖民地，北美洲的居民们不懈的努力、向自然的抗争是他们的共同经验。印第安人的威胁也是他们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讲一句话，他们面临的敌人是共同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最大的敌人恰恰是他们的“祖国”——英国。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在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得到了对北美洲 13 块殖民地的控制权后，就迫不及待地要从殖民地获取比它付出的成本多得多的价值。

经济上的矛盾往往带有揭破道义面纱的作用。在涉及基本的利益问题时，殖民地人们对英国老家的憎恨心理越来越深。毫不夸张地讲，基本统一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除了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交往之外，对英国的高压政策的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样，经过两百多年的开拓与交流，一个有别于欧洲本土民族的新的民族诞生了。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作为现代民族形成的一个活标本，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倘若我们把美利坚民族产生民族的自我意识看作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标志的话，那么美利坚民族无疑是一个变动出奇频繁的民族。这个民族在许多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在其内部，也有着种种不协调的地方，有些矛盾甚至造成了日后的内战。但是，不管如何，美利坚民族经受住了考验。

理解美利坚民族的特色对理解美国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化被纳入了一个严密的体系。相反，美国文化的最大特

色就是它的多元性 在不协调矛盾的背后恰恰表明了这个熔炉的兼容性 惟其不强求统一 各种文化才取得了各自发展的巨大空间，从而，这个大美国文化也不断地获取了外来的能量。如果我们把眼光一直放到 100 多年以后，就会发现事实上要把各种异质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愿望曾经被付诸实施过，但是很快就在人们的行动中莫名其妙地消解了。与此同时，一种充满了活力的美国精神却以一种孑然独立的姿态出现了。

独立的美国]

一个有别于欧洲民族的独立的美利坚民族之出现是美国即将从殖民地的母胎中分娩出来的先兆。世界历史发展到了近代，以独立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已经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美利坚民族堪称是这一方面的先行者。

美利坚民族脱离宗主国英国的过程不管从那一个方面讲都是非常痛苦的。在许多移民心中，英国是他们的祖国，英国国王是他们心中神圣的君主，殖民地人们是向英国国王效忠的臣民。以此类推，英国国民是自己的血肉亲属，要与他们斩断政治上的联系显然是要遭到不少感情阻碍的。今天考察当时美国人的心态，复杂的情绪是我们所难以理解的。这一场战争就好像是父子兄弟之间的战争，不管是对是错都一样要引发心中的愁苦。

然而 大英帝国对待北美洲 13 块殖民地的态度并不像那些遗老遗少们歌唱的那样可亲，相反，大英帝国所惟一关心的

是从殖民地获得它所需要的各种利益。最明显的比如航运业，我们知道，英国的财政收入很大的一部分要依靠航海业的收入，而北美洲殖民地的某些城市，如波士顿等，靠着航海起家，垄断了许多海上航运业务，使得英国航海公司在竞争中十分不利。一些情况表明，殖民地不但在其向英国出口的业务中占据了主导业务，而且也要把业务扩展到广大的其他殖民地之中。大英帝国坐不住了，用手中握有的法权对殖民地进行干涉。17世纪的《航海法》规定说，北美洲殖民地的货物运输，只能用英国船只进行，这样就把殖民地的航海生意逼上了绝路。

只要情况许可，英国政府就向来不是个知足的角色。它甚至还规定，殖民地的货物只能运往英国销售，如此，殖民地在与英国本土的资本家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中，而这种不利是英国政府以极为卑鄙的、违背经济规律的手段人为加以框定的。殖民地的许多用品必须从英国购买，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由于英国政府对茶叶销售的霸道态度而引发的。殖民地人民茶叶的消费量很大，而英国政府规定，殖民地只可以从英国购进茶叶。其中的交易的黑暗令殖民地人民咬牙切齿，殖民地本可以从印度和中国进口茶叶，现在必须从英国商人那里购买茶叶，而英国商人的茶叶却是从中国和印度购进的。凡此种种，使得殖民地人们觉得自己犹如庶出，大英帝国可谓没有理性与道义可言。对于这种统治力量，除了以暴力推翻之外，实在没有别路可走。

师出尤需有名 殖民地既要行独立之实 就必须先确立独立之想。经济方面，如上面所讲，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现在重要的是政治方面，北美殖民地接受的是现代的民主理论与思想，这一点，不但关乎北美独立革命，也几乎规定了北美后来几百年的发展。我们考察美国 200 余年的发展，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一直深深植根于其中，这与美国在追求独立时表现出的精神感召力量是息息相关的。由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起草的自由宣言庄重地向世人宣布：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寥寥数言，美国开国元勋的伟大形象犹如跨越了两百年的时空，活生生地浮现在现代人面前。

《独立宣言》以极其干练和有说服力的语言论述了美国创始人关于暴政的政府必须被推翻以及国家法律必须是保证民众幸福的主导思想。1776 年 7 月 4 日大陆会议通过这一历史性的宣言，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发源于欧洲。但是，欧洲大陆以及英伦岛上的王权与贵族实力过于强大，一时之间不可能形成典型的民主与自由权。美利坚合众国历史短暂，拥有欧洲大陆人民所不具备的朴实上进的民风，并且由于从来就没有经过长期的封建庄园制度，美利坚民族要求自己创立一种更为合乎民主、自由的理想制度的渴望终于化作了现实。相形之下，欧洲深厚的文化传统尽管孕育了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思想，却由于欧洲深厚的传统势力而不能得到最为有效的实施。可以这样评价，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渊源于欧洲，而大成于美国。

北美洲 13 个殖民地独立后，另一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即统一国家的问题。一般的想法，北美洲 13 个殖民地本应该建成 13 个小共和国。按照民主主义者卢梭的理论，国家的大小和人数应该遵循一定的法则，如此比较便于进行有效的管理。不过，美国的缔造者们，如华盛顿、杰斐逊等在这一问题上持不同的看法，他们用最为实际的理由劝说各州接受统一国家的选择。最为让人心服的理由是，在一个较大的国家里，比较大的选举可以使得比较有美德的人当选，而在一个较小的国家，却很容易出现一手遮天的寡头政治，这与自由宣言的精神以及大家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联邦党人文集》中还更具政治眼光地指出，一个大国，更可以调动自己的国力抵御外来的入侵，而一个小国的抵御能力显然有限。这种说法使人们不免联想到在政治上经常出尔反尔的英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来自英国的威胁成为大家一致担心的事情，从而，当 1787 年联邦宪法被各州批准的时候，一个全新的、有着先进思想的联邦国家也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

[牧歌与扩张]

在宣布美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美国第一任总统不得不与各州的分离势力作相当激烈的斗争。到 1789 年华盛顿离职，美利坚的国家形象已经初见端倪。在华盛顿后任总统职务的是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作为一个最杰出的联邦党人，对维护美国的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密尔顿心目中的政府体制在许多方面与英国政府有相似之处，而且从他的言论来看，他也从来不曾有过厌恶英国的

情感，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天平开始逐渐倒向英国。1794年汉密尔顿与英国签订了《Jay 条约》，英国把驻扎在美国西南部的军队撤走，而美国则答应了一系列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这种交换被不少美国人骂作卖国行径。从当时美国的外交看来，这种政策多少显得有些背信弃义。独立战争中法国曾经是美国的亲密战友，没有法国人，美利坚的独立简直让人有些难以想象。

因此，在汉密尔顿的后继者亚当斯和杰斐逊上台后，政策出现了 180 度的大转弯。崇尚民主的杰斐逊在 1803 年对拿破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便宜的一桩房地产买卖。以 1500 万美元的象征性价格从法国受理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自此以后，美法关系进入蜜月般甜蜜的时期，美国的疆域也像吹气球一般膨胀起来。

尽管很多美国历史学家宁愿相信美国的扩张是购买了大批土地的结果，但是考之于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购买土地发家致富的，美国也概莫能外。美国扩张可以用西进运动和南进运动来概括，而引起历史学家们争论最多的，则是西进运动。

“牧歌式”的西进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块揭不掉的疤，今天的美国人甚至羞于提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好莱坞有无数影片反映这段残酷的、血淋淋的“伟大历史”，向人们说明，美国人实际上从未能以问心无愧的心情忘却这段用印第安人的鲜血和哀号谱写的牧歌。

我们这里不是要对年轻的美国的种种行为加以口诛笔伐。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有过扩张的过程，与其对此进行于历

史无补的批判，倒不如深入地分析这种扩张的历史缘由。

“天赋使命”是美国扩张过程中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宗教文化理念。美国人运用他们特有的逻辑，去说明他们的做法是有根据的。

在美国人看来，美利坚的政治经济模式都是完美无缺和无可击的。出于和欧洲大陆的对比，他们认为，这一套模式可以推广到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国家，几十年的建设使得这种模式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因而，这一模式在美国所在的北美洲扎根并扩展开来，是适合“上帝的精神”的。

同一时期出现的“天定命运”之类的词汇说明，美国人已经把美国当成了上帝特别指派的、负有在人间建立天国的使命的国度。换句话讲，美国人认为，不管美国将要干什么，都是出自上帝的意愿，因而也都是正义的。考察人类思维模式的共同特征我们发现，当人们试图证明一个事情是正确的时候，最简便的方法是通过某种不可证明的前提出发，直接把结果锁定在正确的层面上。这种思维特征与形式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直到今天，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也还是贯穿着这种思维特征。

既然美国是上帝指派的国度，美国人占领北美洲大陆也就成了一件伟大的任务。美国人占领北美大陆的利益动机被很好地掩饰，一个原本完全出自利益指使的目的被偷换成了高尚的手段，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逻辑以后直接导致了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

从当时美国人的心态上讲，也许另外一种解释从现实政治角度揭开了这一问题的真面目，这就是美国人当时对美国

发展的三重忧虑。

首先，美国人认为，来自欧洲大陆的威胁远远没有终结，美国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欧洲国家尽管没有直接进攻美国，但是，他们可以在北美其他殖民地中培植实力，作随时可能的反戈一击。这种担忧使得美国人寝食难安，他们急于要建立贯穿北美洲东西海岸的大型国家。这种忧虑是来自安全上的。

其次，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人担心工业化将会使美国人丧失了殖民地时期的美德。美德的含义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动着。在工业化前的时期里，勤劳、节俭、艰苦创业，是美国社会公认的美德。而随着近代工业化的进行，机器在很多方面代替了人类的劳动，社会富有的同时带来了人的懒散，从而丧失了创业者的美德。人们相信，美德的丧失最终会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使美国社会趋于腐败，从而最终影响美国的生存。因而，美国人需要再一次的创业过程，西进运动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选择。通过西进运动，一方面可以使得人们重新面对创业的艰辛，另一个方面，也使得很多人找到了新的发家致富的机会。

另外一个忧虑最终为美国的发展所证实。北方的辉格党人对南方日益膨胀的奴隶制感到不满与鄙视。从实际利益上讲，南方奴隶制的膨胀必然导致北方工业可雇用的劳动力数量，这是北方资本家所不能容忍的，而从道德角度上讲，北方也认为奴隶制与美国的国家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北方大力地推进西进运动，并极力地要拓展非奴隶制的地盘，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得到削弱南方奴隶制基础的结果。

通过西进运动和南进运动，美国人连买带抢，有了今天 900 余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疆域。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南方奴隶主们又在与北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于是，美国开国者们关于要把民主自由种子散遍北美洲的愿望终于以某种与最初设想有所不同的方式化作了现实。

西进运动今天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光荣的词汇，这主要是由于与昨天相比，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件的性质是对印度安文化的大规模近乎于灭种式的毁灭。在西进运动的高潮期间，人们确信，印第安人尽管是人，但是他们同具有先进文化的白种人是大不相同的。他们性情野蛮，不能接受白人文化的熏陶，因此，尽管上帝的庇护无所不在，但是，印第安人却不能享受这种资格，他们的文化已经表明，他们不可能接受美国文化与政治模式。因而，把他们赶到贫瘠的保留地中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幸好印第安人的人口在牧歌式的西进运动中已经被屠杀殆尽。否则，保留地贫瘠的生产力根本不可能养活印第安人。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文化的繁荣与包容一向与印第安人无缘，从最初的根子上，美国文化就已经把这个与自己的文化异质的文化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文化系统中排除出去。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是美国历史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疤。

〔清教文化与维多利亚传统〕

对美国的文化渊源的探究不可不提到清教文化。像上面美国人为了获取土地的功利性目的而驱逐印地安人时给自己的血腥行为作辩解的上帝就是出自于此。

美国文化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船带来的那些清教徒们。按照美国历史学家 J. 布卢姆的说法，尽管今天清教思想已经变成“假正经、残酷、狂热、迷信、市侩习气和伪善”的意思，而实际上，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并不比他们的后人们更为差劲儿。清教徒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强烈地崇拜着加尔文教义。

加尔文教派认为，上帝是万能而且仁慈的，人类是邪恶的。由于原罪的关系，一个人生下来就已注定了或是获救或是永世受到罪恶的折磨。换句话说，人这一辈子是好是坏，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与他是否得救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是否得救，只在于上帝是否选中了他，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

现在必须把问题进一步搞清楚，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误解，认为清教的思想只能造成宿命论，造成人对自己的德行漠不关心。事实恰好相反，清教徒比谁都更重视自己的品行。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告诉人们，固然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而凡人也不可能知道到底是谁得到了上帝的青睐，然而，那些懒惰、无耻的人却决不可能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说法既轻易地维护了上帝的威严，又给所有清教徒以有力的诱惑。可以想象，在这种教义的教导下，人们以勤劳致富为荣，以和睦相处、节俭生活为乐。现世的生活和遥远的天堂就这样以一种带有悬念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美国人普遍相信，一个人过着圣洁生活、锐意进取往往就是得到上帝拯救的表现。否则，仅凭着个人的邪恶灵魂，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

清教徒不仅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合乎教义的约束，他们

普遍认为自己对社会也负有责任。一个社会，倘若不能有效地遏制那些不合乎上帝意志的事情和人群的话，就会失去上帝的宠爱而走向堕落，天谴将会突然到来，而不是来世报应。因此，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强迫众人服从上帝。

理解这种清教徒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美国人满世界横冲直撞的行为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天赋使命观就来自于此。进一步讲，美国人整天指责其他国家或者武力干涉他国是有着他自己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他们自诩的上帝的精神。

以美国南北内战为界，美国社会文化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蜕变。清教徒们所崇敬的上帝的精神也发生了一些可以察觉的变化

在内战以前的前工业化的美国社会里，农村中农民地位显赫。这不仅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恰恰是在农村和小城镇里形成的，充满了田园情绪和乡村隐喻，被称为维多利亚文化。

维多利亚文化是在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基于国家的农业生活经历和共和民主模式，经新教伦理补充和论证而成的，是 19 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社会文化的核心。它将独立的农业和小手工生产者看作社会的根基，将“自我创业”看作根本美德，渗透着强烈的农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它认为，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获得皈依的经历，能够时时以新教道德戒律约束个人生活。这些人遵循节俭、勤奋、自律和自立等原则，努力劳动，并终有所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功的标准是成为传统中产阶级，而不一定是要成为

暴发户。西进运动给美国“无限”的西部边疆展示了无穷的机会，每个人只要遵循道德戒律，勤奋劳动，都能获得成功。人们相信，由于机会的丰裕，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中产阶级。从而独立、自由、民主等共和品德会在美国社会里成为现实。

在维多利亚文化中，农民被当作最有美德的公民，为社会所尊重；又由于许多西进运动中的中西部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人，的确是由于遵循道德戒律并勤奋创业而购买地产，成为传统社会的中产阶级，所以，他们自觉地以维多利亚文化的维护者自居。由于维多利亚文化重视道德条律，中西部的乡村美国人比起城市居民来更加重视宗教生活，往往自觉地将教堂作为日常生活的核心，教堂和教会人士由此在乡村美国享有着崇高的地位，其道德号召力非同一般。

然而，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乡村地区作为美国道德堡垒和经济核心的地位一去不返，传统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伦理体系——即可称为维多利亚文化的东西——摇摇欲坠。传统美国的所谓监护人们，尤其是中西部乡村美国人，承受着思想危机和地位下降的双重压力，不堪重负。

维多利亚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及其对乡村美国人的特殊含义，在19世纪以前大体上是事实。但进入19世纪后，特别是“内战”后，工业化加速发展，市场革命以魔术般的力量将农村卷入其中，农民不得不开始依赖市场来寻求生存。结果“商业农业”在农村经济中取得胜利。农民获得了双重角色，一是继续作为传统维多利亚文化中美德的化身存在，他们也常常以此自诩；二是作为商业农民存在，依赖市场求得发展。

两重角色各司其职，“维多利亚农民”的声望给他们以道德和心理的安慰，商业农民的现实则使他们在市场化大潮的浪尖上生存。

维多利亚文化不包括商业农业的内容，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者似乎相安无事。因为19世纪的农村神话不但没有消弥，反而继续发展，成为国家政治习俗和民族主义者思想的一部分。农民作为最有美德的公民的地位得到保持，他们也就乐于对维多利亚文化中的异化因素即商业农业作出一定的妥协，起码做到充耳不闻。但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和城市的进一步蔓延，农村地位继续下降，农民屈尊作为“商业农民”来寻求生存也不可得。农村神话最终与现实脱钩，成为“神化”。

这一巨变首先来自农村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一落千丈。在实力庞大的垄断巨头面前，独立的农业和小商业生产者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他们尽管还是独立的，但已经不能自给自足。结果，生活的压力迫使这些传统社会的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放弃了独立，大批农民抛弃农业生产，到城市寻求生存机会，大批小商品生产者变卖生产工具，成为依附于工厂的工人。整个乡村阶层深受刺激，“农村的自傲心理，为工业主义的侵略所震撼了”。

农村经济地位的恶化使农民深为担忧，而社会发展对维多利亚文化提出的挑战从心理上折磨着传统美国的监护人们。他们认为亘古不变的许多美德，突然变得不合时宜。比如，维多利亚文化的成功建立在“独立创业”和“个人成功”基础之上，个人主义倍受推崇。但是，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无